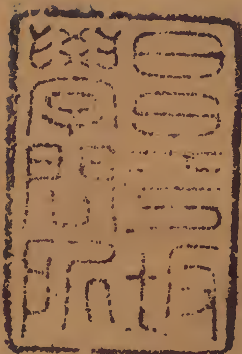


解學士集

卷十



庫	文	閣	內
四	三	三	漢
五	六	六	書
函	二	九	類
二	一	冊	
架	冊	號	

庫	文	閣	內
三	三	三	漢
六	六	六	書
函	二	九	類
一	一	冊	
六	冊	號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629
冊數	10	(10)
函號	316	102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解學士文集十卷目錄

漢章文庫

祭文

同王

為張指揮作祭汪指揮文
為李指揮作祭沈指揮文
為潘千戶作

為張指揮作祭汪指揮文
為李指揮作祭沈指揮文
為汪指揮故于長安

書簡

寄具川董倫書

寄蕭時徽

寄蕭子郁

寄蕭時徽

家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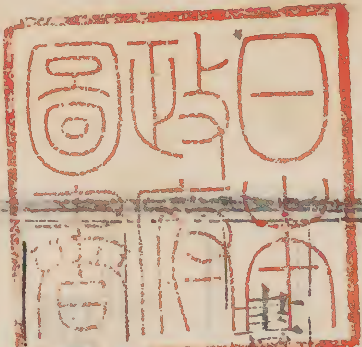
雜述

論作詩之法

學書法

評書

書學詳說



書學傳授

草書評

宋新周慎初字說

徐氏二子字義

劉南周別字說

劉君廸詢字說

李氏壺中春意說

題跋

題縛筆帖

題安義先生卷

跋蘇文忠公書

跋大兄李邕墨跡

跋臨羲之帖與禎應

跋宋真宗皇帝勅賜楊丕

跋雪月軒三篆字

跋王魯齋所藏晉唐法帖

跋王仙都手書碩畫

跋簡約兄藏樵舍舟中書

跋歐陽率更書邕師塔銘

蕭氏虎溪跋

跋蕭氏族譜

跋高氏族譜序

跋前村黃氏家譜

跋董伯培墓表

跋金幼孜所藏劉仲脩書

跋王荆公所為蕭道基碑

跋蕭服侍郎印曆

跋螺陂蕭御史起家三賦

題文丞相書簡

再跋催請書

跋歐陽文忠公諫院命語

跋羅神童詩卷

跋蔡襄謝賜御書詩墨迹

跋蘇太史書柴宗禮傳

跋趙子昂墨梅

跋王侍郎所藏楊補之梅

跋山陰書金守正詩

跋思紹堂

跋袁端智拙逸卷

琴逸軒跋

跋化度寺碑

跋胡忠簡公撰郭夫大墓銘

附郭大夫銘

蕭本道新居上梁文

蕭御史祠堂上梁文

持敬齋銘

制策 五道

附錄

解先生行狀

墓碣銘

名臣言行錄

墓表

皇明閣學記

解學士文集十卷

祭文

同王以中等祭汪指揮文

人生五十不稱夭如公不可謂不壽人有壽而或窮如公
 平生可謂之通人或乘時而逞志如公亦不皎皎而不庸
 庸河州之人鮮議其過如公可謂有福而無禍公有可死
 公有不死人誰不死天相之有所公在沙漠或可一死
 而公不死公証文縣公不可死公在草野載馳載驅 召
 不俟駕而敢趨起公行寔宜抱病而趨草野不死而死長
 安安榮體魄天相其全賢王致奠衆庶哀戀知生之榮死
 且可羨向也公死沙漠芳名爛然公死文縣謂之敗軍公
 死于家婦子之嗟公之赴 召而卒于道靈輒有華敬則

可嘉嗚呼言有盡而情無窮也我等羈旅叨陪下風古人
云死生亦大矣死別萬古再見無因來歎來格有淚沾巾
為張指揮代作祭汪指揮文

唏颺慄兮悲風慨飄兮轉蓬皓縞夜兮積雪瞥過目兮驚
鴻哀人生之紜紜兮飛花淅瀝而墮裊倏而聚散兮莫識
其真天地為爐兮糾錯舛分差百年之孔易兮何哀樂之
不勻撫熙河之如作兮偶殊域之相親出連轡兮坐連裊
月夕清歌花晨屢過醉濃鮮而鼓瑟晃霜露之鳴珂何歡
不賞何賞不俱共竊祿以逢時兮聊逡巡於一隅冀悲歡
兮頃刻決生死於須臾見緋一作錦衣兮叱撥倏冊旄兮
靈車望長安兮咫尺魂歸來兮謫居隴山鬱兮飛水流紆
仰視浮雲兮增感吁

又為張指揮作祭沈指揮文

壽天一理富貴一夢百年非久二十非促既威鎮乎西陲
不同腐於草木老淚如泉仰天一哭

為李指揮作祭沈指揮文

惟我於公異姓弟兄怡怡友順纖芥不形坐則連裊出則
並轡何遊不從何宴不預春花秋月嬉預庭砌公上京
師無日不思歸來過從樂只無比及我出師祖道載送豈
意凱旋公疾在疚悲慟之意亦何慘悽別去萬古蒼天何
期夭壽命也達道奚疑

為潘千戶作

昔公元臣持衡秉鈞崎嶇戎馬金龍玉麟慕義來歸歸于
至仁授以大官齒於勲舊有祿盈庾有馬盈廐趨走兵民

願指皆應安享尊榮不煩以政陰所有寇公在佐師冒彼
瘴癘出入艱危功成奏凱曾尔小疵謂公壽考以遊以遨
兼葭依倚庶有咨諏

新命渙頒言旋於京敬承就道抱疾結纓雖歿於道亦艷其
榮尊自王公下及士庶吊祭駢駢墓封樹石有子歸

朝將繼其忠公無憾矣我則悲痛曾未逾旬車塵未滅誰知
前日之一別乃千萬之末訣嗚呼哀哉有淚如血

祭汪指揮故于長安

相送城堙載笑載言人生朝露倏忽變遷哀計來聞歸於
九泉想公卧病客舍淒涼寒燈寂寂夜月蒼蒼涓涓墮淚
脉脉懷鄉心悲骨肉痛切肝腸死生夢覺去往何常聞乎
不聞來舉予觴

又

城南祖帳公不重回轅門春靄公不重來畫堂畫掩公不
重開昨為歡樂今為悲哀皇皇春畫家家夜臺妾孀痛切
呼天莫聞親友臨視咫尺不言此生此世再見無緣浮雲
黯淡去路迷茫露泣蒼蘚風悲白楊土壤同化托體山岡

又

崔馬寒鳴流泉夜清送君去矣乃返幽高此別最遠千秋
萬言此恨最苦摧心裂肝悲風颯兮苦復苦長夜愁兮酸
更酸夢中相見夢中哭春草年年生故園

書簡

寄具川董倫書
河州作

遠遠誨言薦將十稔天涯濶異感念奚云縉率易狂愚勤
遭謗毀無所避忌數上封事萬言有分封勢重輔導體輕

萬一不幸有厲長吳淠之虞那哈木來歸之時欽承顧
問宜待之有禮疑則勿任任則勿疑稍忤機權其徒必二
此類非一後皆億中封事留中又嘗為王國用草諫書言
韓國公事為詹徽所嫉欲中以危法又為屈膝之故竟致
排誣累迹深文之語皆非律令所該伏蒙

聖恩數對便殿申之以慰諭重之以鎡錫許以十年著述冠
帶來廷元史舛誤承命改修及踵成宋書刪定經禮凡
例皆以留中奉親之暇杜門纂述漸有次序薦將八載賓
天之訃忽聞痛切之誠欲絕向非先帝之明縉亦無有
今日是以母喪在殯未遑安厝家君以九十年之倚門望
思皆不暇戀奠一瞻山陵隕淚九土何啻墨悞蒙恩遠
行楊粵之人不堪寒若復多疾病俯仰奔趨與吏卒為伍

低回服事誠不堪忍晝夜涕泣恒懼有不測之憂進不能
盡忠于國退不得盡孝于親不忠不孝負平生學問之
心抱萬古不窮之痛為天下咲為先生長者之羞是以數
鳴哀感奠皇天后土之鑒臨得還京師復見天顏必
陳情悃或遂南歸父子相見即走也更生之日臨書不勝
感切願望之至

寄蕭時微

去年臘盡別時豈擬至今未能得見區區復以家叔之喪
觸熱瘴鄉不自持謹果得疾困為姻親憂令兄來已審吉
履清嘉忻至無量繼承惠書迺知伯啓先生亦安和殷勤
念恤感媿萬千且相去無百里不承顏色又是一年人生
會晤良難可歎承借唐書前八葉傳為人借矣失蕭儼傳

令兄芳桂已見續當錄上區區歲前請見此外不一一向
時有詩奉上不果今因附獻

又

久遠思念誠切春間有西行今知不果甚至至百年奚以
為勞杜門隨分日足為樂不意令兄選廷遽嬰奇禍聞之
痛心不可堪恐慶門有此實大恠事天道無知乃至是耶
想骨肉之情固難割絕仍希節哀順變秋序向涼必來致
芻束之情庶可相見也 挽詩見前集

寄蕭子郁

前歲還家不得一函繼聞有鼓盆之戚又丁內艱遠道難
為情況今茲脫身瘴癘將遂北轅與吾兄一見不知
可如願否子昂不幸有此大變想必能一視之或可因此

得會耶聞公遜有佳筆擲惠為感若中等不必出 世有
筆在公詠處煩取還之

寄蕭時徽

區區自歸日望一日相會而以莖事不得走見繼聞先君
莖事不得移情吾兄亦何見外之極耶陳尚書已為令先
君作銘匆匆中不及多求然此已足 有寄除夕詩編前集內

家書

奉白簡夫座右縉編錄 中朝碌碌無補比來伏計山林
多暇問學日新惟深愛慰向聞士之自脩不以外至者為
進退榮辱况觀望人成敗為勤怠者尤細人之所耻為諒
高明必不懼此役也近日獨作間有經義時有小發明口
誦手編未遑遠寄特高明從朝夫不復一一尚冀賜示以

解春同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慰區區惟深察之

又

月初下黃匠人到得書云子厚凝節信皆達慰甚慰甚又知二哥下來益喜不自勝但在此每月關米七石其餘每石拆鈔共七十貫又常留下三石糶四石得鈔百餘貫而馬料豆每石五十貫稻草亦甚貴時時雖有賞賜隨得隨用又作些人情表置些書畫皆是虛花用了衣服靴帽飲食之類所費不貲尊兄所知也每日與人作此文寫此字今皆無此工夫每日早出暮歸人好事者亦少多是無錢红柿諸權貴人又皆與之絕迹婦女輩但知得織湏即以飾其身首無一人得力者用鈔如水無分毫相助者一子聾愚而自身舊疾時作未嘗一日飲食快利酒已絕不能

飲食名又隆盛隱憂自悼妻子不知輕塵弱草知復幾時此爲良苦也禛期夫婦此離非有大故宜回旋之便中馬料稻子對付些來我近收宋仲溫字十餘幅頗佳歷代畫像已訖老相公亦用絹畫了書云諸幼捐棄不能無感人至四五十來轉見此等事多耳我躬不閱遑恤我後日升歸來近况何似有便尤乞書報以正盡此月必歸亦是月初得信宗平文夫皆安江西公據在劉水節處督併取在家大紀若來湖中有魚鮓作些買些柴炭來赴會試者宜早來鑑湖阡今冬必須添土老夫人明堂鄙意謂填平了好庶幾隱隱隆隆接前面去也禛期前時將得天綱冊子回來宜取自收藏之勿致遺失千萬千萬

雜述論作詩之法

漢魏質厚於文六朝華浮於實具文實之中得華實之宜
惟唐人爲然故後之論詩以唐爲尚宋人以議論爲詩元
人粗豪不脫繩裘童酪之氣雖欲追唐邁宋去詩益遠矣
詩有別長非闕書也詩有別趣非闕理也不落言論不涉
理路如水中月鏡中象相中色學詩者如參曹溪之禪須
使直悟上乘勿墮空有嚴生之論可謂得其三昧
又曰學詩先除五俗後極三來五俗一曰俗體二曰俗意
三曰俗句四曰俗字五曰俗韻此幼學入門事三來者神
來氣來情來是也蓋神不來則濁氣不來則弱情不來則
泛而不關於神不屬於氣不在於情去此外道也似是而
非也非真所謂不濁不弱不泛也非得心得髓之妙也此
後世之說愚謂異於古者此也

詩三百篇之作當時閭巷小子能之後世之作雖白首鉅
儒莫臻其至豈以古人千百于今世遽如是哉必有說矣
前人之詩未暇論爰以 國朝枚舉之劉基起於 國初
極力師古鄒練其詞肯能洗前代粘酪之氣且其位置俱
在前列僕向集選故首推重樂府古調較之新聲尤勝江
右則劉崧擅場彭鏞劉求之相望而攬作者

學書法

學書之法非口傳心授不得其精大要須臨古人墨跡
置間架担破管書破紙方有工夫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
墨鍾丞相入抱犢山十年木石盡黑趙子昂國公十年不
下樓巖子山平章每日坐衙罷寫一千字終進膳唐太宗
皇帝簡板馬上字夜半起把燭學蘭亭記大字須藏間架

解春先生文集 卷之十
古人以簞濡水學書於砌或書於几几石皆陷

評書

學書之法非口傳心授不得其精故自羲獻而下世無善書者惟智永能寤寐家法書學中興至唐而盛宋家三百年惟蘇米庶幾元惟趙子昂一人皆師資所以絕出流輩吾中間亦稍聞筆法於詹希原惜乎工夫未及草草度時誠切自愧赧耳未樂丙戌六月十八日書

書學詳說

書肇於庖犧筆墨紙研皆世古用後世異其制爾書稱作會紀于太常非可以力削為而詩稱彤管知非始於蒙恬也三者做此今書之美曰鍾王其功在執筆用筆執之法虛圓正緊又曰淺而堅謂撥鐙令其和暢勿使拘攣真書

去毫端二寸行三寸草四寸掣三分而一分着紙勢則有餘掣一分而三分着紙勢則不足此其要也而撇捺鈎揭抵拒遵送指法亦備其曰撇者大指當微側以中肉際當管傍則善而又曰力以中駐中筆之法中指主鈎用力全在於是又有扳骨法食指拄上甚正而奇健撮管法撮聚管端草書便提筆法提掣其筆署書宜此執筆之功也若夫用筆毫釐鋒穎之間頓挫之鬱屈之周而折之抑而揚之截而出之垂而縮之往而復之逆而順之下而上之襲而掩之盤旋之踊躍之瀝之使之入衄之使之凝滯之如穿按之如掃注之趨之擢之指之揮之掉之提之拂之空中墜之架虛搶之窮深掣之收而縱之蟄而伸之淋之浸淫之使之茂卷之感之雕而琢之使之密覆之削之使之

解春前先生文集 卷之十一
瑩鼓之舞之使之奇喜而舒之如見佳麗如遠行客過故鄉發其怡怒而奪激之如撫劍戟操戈矛介萬騎而馳之也發其悲哀而思也低回戚促登高吊古慨然歎息之聲樂而融之而夢華胥之遊聽鈞天之樂與其簞瓢陋巷之樂之意也是其一字之中皆其心推之有絜矩之道也而其一篇之中可無絜矩之道乎上字之於下字左行之於右行橫斜疎密各有攸當上下連延左右顧矚八面四方有如布陣紛紛紜紜闐亂而不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破昔右軍之叙蘭亭字既盡美尤善布置所謂增一分太長虧一分太短魚鬣鳥翅花鬚蝶芒油然粲然各止其所縱橫曲折無不如意毫髮之間百無遺憾近時惟趙文敏公深得其旨而詹逸菴之於署書亦然今欲增減其一分

易置其一筆一點一畫一毫髮高下之間闊窄偶殊妍醜迥異學者當視其精微得之是以統而論之一字之中雖欲皆善而必有一點畫鈎剔披拂王之如美石之蘊良玉使人玩繹不可名言一篇之中雖欲皆善必有一二字登峯造極如魚鳥之有麟鳳以爲之至使人玩繹不可名言此鍾王之法所以爲盡美盡善也且其遺蹟偶然之作姑捺重濕穠澹相間蓋不經意肆筆爲人適符天巧奇妙出焉此不可以強爲亦不可以強學惟曰日臨名書無怪紙筆工夫精熟久乃自然言雖近易實爲要旨先儀骨體後畫精神有膚有血有力有筋其血其膚側鋒內外之際其力其筋毫髮生成之妙絲來綫去脉絡分明描搨爲先傍摹次之雙鈎映擬功不可闕對之倣之如燈取影填之補

解春明先生文集 卷之十 六
之如鑑照形合之符之如瑞之於瑁也比而似之如睨伐
柯察而象之詳眎而默記之如七十子之學孔子也愈近
而愈未而愈至而愈未至切磋之琢磨之治之已精益求精
其精一旦豁然貫通焉忘情筆墨之間和調心手之用不
知物我之有間體合造化而生成之也而後爲能學書之
至尔此余所以爲書之詳說也

書學詳說

書自蔡中郎雖字伯喈於嵩山石室中得八角垂芒之秘
遂爲書家授受之祖後傳崔爰子玉常誕仲將及其女琰
文姬姬傳鍾繇元常魏相國元常初與關杞杞學書抱犢
山師曹喜劉得昇後得常誕塚所藏書遂過於師無以爲
比繇傳度征西翼衛夫人李氏及其猶子會衛夫人傳

右將軍王羲之逸少逸少世有書學先於其父枕中窺見
秘與與征西相師友晚入中州師新衆碑隸兼崔蔡草並
杜張真集常鍾章齊皇索潤色古今典午之興登峯造極
書家之盛若張丞相華稽侍中康山吏部濤阮步兵籍向
侍中秀輩翰墨奇秀皆非其匹故度征西始疑而終服謝
太傅得片紙而寶藏冠絕古今不可尚已右軍傳子若孫
及郗超謝朓等而太令獻之獨擅厥美太令傳甥羊欣羊
欣傳王僧虔僧僧虔傳蕭子雲阮研孔琳之子雲傳隋末
欣師智永智永傳唐虞世興世南伯始伯始傳歐陽率更
詢本褚河南遂良登善登善傳薛少保稷嗣通是爲貞觀
四家而孫虔禮過廷獨以草法爲世所賞少保傳李北海
邕與賀監知章同鳴開元之間率更傳陸長史柬之東之

傳猶子彥遠彥遠傳張長史旭旭傳顏平原真卿李翰林
白徐會稽浩真卿傳柳公權京兆零陵僧懷素藏真鄔彤
芾玩崔邈張從申以至楊凝式疑式傳于南唐韓熙載徐
鉉兄弟宋興李西堂建中周繕部越皆知名家蘇舜欽薛
紹彭繼之以建南波小米傳其家法盛行于世王廷筠以
南宮之甥擅名于金傳子澹游至張天錫元初鮮于樞伯
機得之獨吳興趙文敏公孟頫始事張即之得南宮之傳
南宮之傳而天省英邁積學功深盡掩前人超入魏晉當
時翕然師之康里平章子山得其竒偉浦城楊翰林仲弘
得其雅健清江范文白公得其灑落仲穆造其純和及門
之徒惟桐江俞味子中以書鳴洪武初後進猶及見之子
山在南臺時臨川危太樸饒介介之得其傳授而太樸以
教宋璉仲珩杜環叔循詹希元孟舉孟舉少親受業于山
之門介之以授宋克仲溫而在至正初揭文安公亦以楷
法得名傳其子泫其孫樞在洪武中仕爲中書舍人與仲
珩叔循聲名相埒云

饒介字介之號醉翁華蓋山樵浮丘公童子亦曰介叟臨
川人遊建康丁仲容壻畜之後卒于姑蘇時歲丁未

宋克字仲溫一字克溫吳郡人率官鳳翔府同知時洪武
丁卯

宋璉字仲珩金華人太史潛溪公仲子仕止中書舍人卒
於洪武辛酉

俞和字子中號紫芝山樵桐江人寓居錢塘洪武以布衣
卒年八十餘

杜環字叔循廬陵人卒官水部員外郎時洪武戊辰

詹希元後更名希原字孟舉新安人號逸菴丙寅訥叟幼

從父官勝國至洪武初為鑄印副使後卒官中書舍人

胡布字子中盱江人得書法于宋克一云或謂與克同受

學紹興老僧云

揭樞字平仲豐城人

草書評

學書以沉着頓挫為體以變化牽掣為用二者不可缺一

若專事一偏便非至論如魯公之沉着何嘗不嘉懷素之

飛動多有意趣世之小子謂魯公不如懷素是東坡所謂

嘗夢見王右軍脚汗氣耶

求新周慎初字說

吳先生所為慎初字說一通為姍家周仲魯氏作也仲魯

兄弟八人其四人者皆以魯為字蓋欲其守鈍如愚不務

外也而其名曰謹故先生易其字而為之箴規言事親交

友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凡事莫不皆然其言至矣

為之詩曰 君子守身執玉奉盈慎之於始未觀厥成跬

步勿渝頃刻無怠一息之間或臻于壞洞洞屬屬服膺思

戒謹之於朝勿怠於夕屋漏閒居中夜以惕周廟有器滿

終則傾惟謹于心勿震勿矜臨深則懼履深則危其所慎

者坦道常懷始之非難終之不易兢兢業業先哲同歸

徐氏二子字義

徐致字景高用力推致以求合於古人也徐效字景孺效

前人也

東漢之末賢士滿天下清風高節邈不可攀者惟徐高士一人是時江右得名者蓋少獨以一人蓋之也故范太史詩云嚮無徐二子萬口薄南州士謙世居章貢焉夫非其苗裔歟茲以景高景孺為二子字以勗其成焉

劉南周別字說

永新田南劉氏其先吉水同江人今十余世矣南周其佳子弟也其字之義取普徧而無偏黨之私盡周旋而無砥滯之患其義善矣南周猶以為深遠也請為別字以自最余為之字曰咨詢取詩周爰咨詢亦斷章取義而凡人之為善者必取于人而不自用乃為可貴謙恭遜志虛已下人不耻下問以成其美是所望也若夫異端他岐則又所不必泛咨也傳曰乏周遠思勞而無功咨詢勉之

劉君迪詢字說

永新劉南循其先吉水人也謂予為之字予惟詢字之義有所效率於古欲其取益於今也乃字之曰迪詢而為之說使其詢于老成人詢于俊彥詢于益友詢于賤庶謙謙然不自恃而務取諸人以為善也其誰不樂告之以善也人雖至愚責人則明故蕩蕩之言聖人擇焉南循求之古人以為未足則又取於今之人焉歸於善而已然不可徒詢而已泛問遠思勞而無功故又在於有以行之也故不徒曰詢而必以迪為言者也迪蹈也非惟知之實允蹈之合古今人師而友之以善其身行道於人倫日用之間也斯無愧於其名也迪道詢求孜孜勉勉循循而無間吾子其勉之

李氏壺中春意書

李氏子謙從予說醫予曰醫者意也意有善有惡有公有私有誠有偽誠則公而善偽則私而惡故君子必誠其意不誠則人誠則天故君子必休於天天人不二也故人言曰天意曰春意天無意四時之意一春意之流行也夏之意春之意漸通也秋之意春之意通而極也冬之意春之意誠而復通也是以人物物物皆春其繙孔子者一則曰溫二則曰溫想見之者如在春風杏壇之間也繙曾點者曰春風沂水之樂也繙見程伯子曰如坐春風中也而繙醫者亦嚶嚶然曰春風杏林也皆是意也善乎人有恒言又曰生意春意所以生也醫以生人爲意意與天一故醫非淺技也非淺近私僞能通其意也故爲人子者不可以

不知醫爲人子者不知醫之意必陷弑逆之罪非細故也春秋許悼公瘡世子止不擇醫而輕用其藥藥不先嘗而悞進於君有忽君父之心意不慎也春秋誅意謹諸微特書曰許世子止殺其君買是也其後止亦以慙憤卒意之於病亦大矣是故誠於生人之意醫也微有殺人者皆其醫之賊也亦足以自殺其身而已矣盧扁淳華之徒可見矣彼因意而致偶人之生也遂意其必能致人之死也此意一萌而醫不及前日矣故意窮術必窮術窮而死而人不知也嚶嚶然猶曰張長沙病變一日而十二經偏不及藥也而死謂有其鬼神也不知其術窮也生意之術本不窮其皆窮者因其皆不知聖賢天地之意也長沙信精於醫之術也者其病也固已切其脉而預知之預知則預防

預防則萬術施而萬藥皆遍也心先亂意先窮不能居易而俟命呼吸導引調治攻鑽而愈鑿其天故以奇術致奇病也皆不誠其意戾於醫之意天之意生之意也觀於聖賢之意不容僞故其斃得其正焉得醫之意也情怒利害之私也斯人之所同病也口鼻耳目之慾喜怒哀樂之情其發皆由於意皆能以致病也怒傷肝憂傷脾恐傷腎以怒治恐以喜治憂以意治意春意流行而醫術無窮矣謙既得其說壺中春意備其讀書之室且畜醫方居善藥予又甚喜其曰壺中也有昆侖無外之心流通充滿之意壺中爲體春意爲用也則舉一室如在壺中也一家亦如在壺中也一鄉亦如在壺中也衆名物如在壺中也舉天地而不外壺中其心愈廣則意愈仁善無惡公無私誠不爲

也而生意也春意也天意也聖賢之意也醫者意也合而言之也問醫之學而說聖賢之學也非援儒入醫也醫者黃帝以後不得其說今數千年予故推本而發之庶乎通是意也邇之治心邇之事親遠之及物豈曰小補之哉
題跋

題縛筆帖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器書一文藝爾非得善書義獻復生無所用其巧吾尋常欲作佳書爲傳後計非陸穎筆不可陸穎本農家而善縛筆長子尤能知筆之病次子亦能縛筆而不廢農事樸茂尤可喜農隙時讀書農時手自耘種古者士大夫皆然風俗日薄遂不肯爲爾

題安義先生卷

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惟能安於義則不至於利矣良輔勉之

跋蘇文忠公書

書之爲藝非他藝比也歷世聖賢重之蓋宣人文施治化述六經應萬事經天緯地不能外此至百千萬年日用而不可闕者豈他技藝之能比哉是故自庖犧作書契三皇五帝無不在於書者世遠不能得見其迹古文尚書與世傳石刻亦彷彿其萬一皆非繆妄者矣周人善篆書孔子爲人作題扁大字觀闕里牀前硯延陵季子墓石可見矣漢晉唐宋帝王皆學書漢光武章帝晉武帝元帝唐太宗宋太宗高宗其尤也當時臣庶多能書者杜度張芝鍾元常王逸少歐虞褚薛蘇黃米蔡其尤也其志工於書也豈

徒爲人觀美哉蓋天之文與地之文一也景星卿雲人皆仰之精金美玉人皆寶之繆惡之書見欲賤之觀且不暇何以垂世傳遠哉余嘗患世之不能書者不自咎其拙惡而以書爲末技藝藉口也蘇文公大節表著文章妙天下其書師顏魯公規模淳厚筋骨隱映古意渾成中藏至巧如周鼎秦鍾使人可愛固可以破愚起懦於千百載之下余旣耽學古人書於文忠公此紙之不啻珙璧書之所進他日安知不與古人並傳哉余姑識此爲之兆云

跋大兄李邕墨跡

右李邕永康帖米芾家故物也上有親跡等印且在芾以摹本刻之甚爲寶惜而此真本子友仁善興中進之藏之秘府今卷首塘李邕永康帖六字高宗御書也宋亡歸于

元 國初流落于鳳陽某家洪武庚子余里人侯成章得之里人歿後予兄簡約購求以為解氏之寶好事者可以一覽而足兼有裝潢題識具在皆為人攄去蓋焦其偽此真者正不須也

跋臨羲之帖與禛應

右王羲之帖在淳化第六卷宋太祖時王著定審真迹磨勒上石乃相傳云木板豈固有两本耶及觀太清樓大觀帖乃徽宗再出秘府真跡與米芾蔡京等審定重刻上石比前又大不同想王著所摹今世無傳者雖佳亦是翻刻耳此三帖絳帖差瘦大體則與大觀同然則今世所傳固當以絳本為上人乃不知愛惜甚可嗤也

宋樂丙戌九月十八日書

跋宋真宗皇帝手勅賜楊丕

按吉水志楊丕字大中宋真宗祥符八年進士為員外郎田郎改知康州據史書云大中祥符五年十二月立德妃聰明排群議立之令康州進賀今此敕所云即事也當時公知康州日無疑而州志所稱登第之年與此不合然必以史書與此敕為正此敕字畫甚佳蓋真宗極盛之時也但不知與書三瑞之時孰前孰後耳公之裔孫某出以相示為疏所沓宋制署某日及押敕皆至尊親筆真宗與劉后坐閣中批答章奏每至中夜其勤蓋如此敕雖未知其何人書但押敕蓋真宗御筆無疑矣楊氏子孫其寶之未樂丁亥十一月十五日書

跋雪月軒三篆字

右雪月軒三篆字前中書舍人宋君仲珩書也仲珩諱璩

金華宋學士景濂先生仲子名能詩歌而小篆之工
國朝第一初學夔子山行草書而篆師張有講於宋秀子吳
志淳孫子林朱孟辨及見大朴危公乃合師獻之行草而
篆法以李斯為宗嘗見梁朝有草堂法師摹篆字奇古及
吳天璽中皇篆書三段石刻皆真蹟觀之至忘寢食遂悟
筆法絕出流輩學士君亦甚愛其書每見佳處便曰寫老
夫名足可傳世矣此三字余友蕭君世英得之余猶及見
有學士姓名印識蕭君與予別幾二十年中間亦播遷南
北茲幸會於桂林復以相示則姓名印識不知為何人裁
去蕭君甚婉惜之俾予追書其事以示後之人若夫雪月
名軒則有賢士大夫詩文所以稱美蕭君而勸之備矣余
但祝頌君之必有以副其所期耳

跋王魯齋所藏晉唐法帖

古文獻舊邦必有金石文字之傳往時臨江戲堂帖乃鐫
次莊以淳化官帖刻之今在新淦縣南溪水中絳帖已逸
其半聞有存者皆模糊帖近歸秘府人間皆不可得見矣
此晉雜數紙皆淳化官本之外金華齋一百年前石刻也
石久已不存獨此拓本有魯齋先生題識其文英寶藏之
以示予豈惟字畫之工與紙筆之精好其一時文獻猶可
因是想見也

跋仙都手書碩畫

翰林王君文英寶其六世祖仙都令手書諸葛孔明初見
先生問蒼呂家取關羽策羊祐平吳疏王朴獻周世宗策寇
準澶淵出師事謂之碩畫以寓其有為之志其子魯齋裝

治爲卷爲之題識時淳祐庚戌二百九十有七年於此矣
太史蘇公謫仙都不以白其兄丞相致成功業予謂當孝
宗之時無幾可乘吳文正公嘗有云志欲有爲時未可爲
處丞相之時然後知其難耳宴安一隅夫豈豪傑之本心
哉不然則古今天下無可遺恨天下之事矣悲夫有時可
乘者不可以不爲無時可乘者亦不可以強爲碩畫之傳
於後世英雄識世務之尚知所擇焉可也

跋簡約兄所藏樵舍舟中書

書莫難於楷發而小楷尤難吾少時極用工至今未得其
妙近見唐人墨迹廻皆畧重想其用筆亦甚高通篇顧盼
精神是可爲準則也予此書頗慕之而筆不如意樵舍中
書墨是廣信玉山周家製頗堅細有墨光簡約兄得此吉

今紙有年矣因寫淵靜傳一首寄回今年丁亥二月余南
歸簡約又付予將赴桂藩六月持復京還至今九月二十
八日樵舍舟中始得滿卷中有處士墓表筠澗輓詩耳雜
帖數首真行草書小楷畧脩蓋周廻水陸數千里時經五
六年然後得此以見事之難成類如此後之子孫寶藏之
毋怠是先世之遺德在焉

跋歐陽率更書邕師塔銘

王魯齋以此爲范尚書家石本其石在慶曆初得之南山
佛寺即邕師塔所在則固以爲當時真本矣但云初得已
破爲三段後置井中後出時必有訛損故此本但有二百
餘字是矣此今西安府本在伯仲之間而自咸淳已巳至
今未樂丙戌又一百三十有八年矣此今本是初刻固爲

尤盛也魯齋五世孫文英出示求識左方蓋不求善模者刻之而樂石以遺後學者哉

蕭氏虎溪跋

吉水距縣東南四十里有地曰虎溪蕭氏居幸來寓于茲術者楊筠松之徒過而居幸飯之禮意篤至為指示所葬於里之黃土嶺遂漸以繁宋景定咸淳科目尤甚來新以內舍生擢魁南省及第知江陵府家故饒財喜賓客子弟競爽丞相江文忠公皆與交游所居因溪山之勝宏壯其府治有樓曰倚天購里宗之書而刻之芳州清池燕花廣坐固多文字之會亦有聲妓之娛余嘗過其間俯溪山之勝槩愛亭榭之猶存視江鄉之舊族如蕭氏之在虎溪者甚少也今順昌僑居距虎溪不一舍遠嘗恐其久而或忘焉既畫為圖求為記之士大夫從而歌詠之吾知其將久而不忘焉

跋蕭氏族譜

予嘗過虎溪蕭氏見其故居猶存蓋經宋歷元巋然燭如靈光之在魯其前人之厚德可想見其萬一觀其家譜始自南唐由宋而盛科目相望富貴赫然益知盛族之不偶然也予少時聞德瑜先生名及拜巢雲先生與家君莫逆知其世澤之長今三十年矣巢雲令子孟彬復以此譜見示宋元諸名公之翰墨輝映後先余晚生末學何敢措一辭於其間哉但深嘆羨羨所見而歸之

跋高氏族譜序

吉水歸仙高氏譜序一稱崇文卒于雙村因葬焉一以為

駢所莖考之史傳皆不合實駢之子也俗稱高相公其諱
昂者隱德不仕始爲婦仙鼻祖蓋駢之孫也而譜以爲子
蓋傳訛之耳先外大父之祖始遷居灞橋外大父諱若鳳
兄號平陸兄弟文德顯世父子仕皆盡節於元視前益有
光焉子孫尚勿替引之洪武丁亥三月日

跋前村黃氏家譜

吉水仁壽前村黃氏自五季中廬陵刺史光國始光國臨
川人自臨川而廬陵由廬陵而吉水則自刺史始也刺史
生級級生三男其季曰鑑分居梅林後徙前村十四世至
秀叔宋季進士任廣東元帥府僉判子則正元初試貢士
授潭州教諭家世業儒資富能訓爲吉太族譽望洋溢先
外大父封州高使君與則正之子以忠皆周路鈴之孫子

婿也則正之孫禮亨先公之妹婿也元之亡也先太父太
史公舉義兵黃氏調兵食賊憤盡室焚之得脫者纔數人
今復顯盛紹文紹寬則正之玄孫也念兵燹之後舊譜不
存因其所得宗派圖相與而修葺之亦可以示其後世也
矧紹文居家有肥遯之樂柱石其宗紹寬仕路方亨翱翔
青霄通顯可期刺史公之功名又將復其始也予在通家
之契與有榮焉

跋董伯琦墓表

董君伯琦昔常狀其父之行求余銘不果爲後奉詔來修
書日與共事不意得疾竟死逆旅中不及爲之銘然君之
平生可謂洒落與人交友無愧於古今者也觀張先生表
文亦庶幾得其實者三復愴然

跋金幼孜所藏劉仲脩書范太史詩

清江自范太史以攻詩之餘兼力於書趙吳興常推之以為不可及

國朝來仲脩劉公奮然拔特鬱為一時宗尚固不在范公下也恨其命與時違卒陷陳子昂之幽沒而大下少知者甚可痛惜也初與先世交游三十年今又獲見幼孜所藏則又知為幼孜先友也兩家子弟撫卷慨然

跋王荆公所為蕭定基神道碑

右荆國王公所為蕭公神道碑一通樹立墓次巋乞猶存今屬吉水縣中鵠鄉故舍之原碑為端明學士葵君謨書以御史之行荆公之文端明之書動人耳目摸脫固多御史十二世孫某懼其久而訛舛也斷予重書此紙或刻之

石又可益其久遠但碑稱武寧令仕李氏考其官誥則楊氏乾貞其曰李氏蓋誤也郡志御史後有廬陵郡侯之贈則在此碑之后故不及載云洪武三十年丁丑十二月初五日

跋蕭服侍郎印曆

此宋吏部侍郎蕭公諱服政和間除授尚書吏部員外郎考功印曆也吏部歷官事已具宋史本傳予嘗觀其伴遼語錄已深有靖康之憂惜哉公之早世也其從孫仲素又視予此印曆為之憮然使公當執選靖康群小何由得進

跋螺陂蕭御史起家三賦

邵堯夫嘗言宋家致治有三代所無者則其人才固有臯夔稷契之倫矣蕭守一御史又當文明極盛之會文章事

業卓然名照無極又賢子孫相繼盛而益信矣此紙蓋當時名卿相題其試卷起家三賦今賦已刻石而得失之故具如前所云予謂雖無此亦且不朽况復有此是豈曩而瓚宅綺裯而琛席足以駭人視聽也蕭氏寶此又數百年予謂無諸公品題亦且不朽予言又何重也哉俯仰興懷爲之一慨洪武二十八年乙亥

題文丞相書簡

按廬陵自宋李惟崇政數說書歐陽公守道以程朱學倡東南而湏溪劉辰翁心遠方峯二聶先生最稱高弟先有聲名方峯諱濟而心遠即吉甫也文信公厥後方事歐陽公則於吉甫固同門而吉甫又先故此書尤致其敬其故可考也

再跋催請書

聶繼善方峯聶先生之七世孫也間以家譜求予序余家於聶氏世好相仍而方峯又爲予族祖秀發進士子婿方峯姪以道仕元至廣東宣慰廉聲著於天下嘗從秀發游爲弟子往時丞相文公與其賓客故人書札或藏于家兵燹無遺獨丞相此二書副本猶存故謹書而歸之繼善

跋歐陽文忠公知諫院誥命

撫州楊氏收

歐陽文忠公慶曆二年三月知諫院誥一通與魚周詢等同受是命宣奉以制列御官知名者中書舍人孫抃翰林學士吳育也其散官宣德郎勳騎都尉如故無所加也守太子中允特授守太常丞則遷守官矣知諫院事則所陞職也集賢校理先以中允克今以太常丞克故言依舊也

敕旨言廣闊言路崇設陳垣宜進官聯往叅諫列通篇專
諫言也詰皆文思院織綾用吏部主事印其文則中書舍
人選書令史所書歸穎時平生所 誥分與子姓此誥是
與廬陵尉房叔者後贈直秘閣諱澈之祖遷居撫州遂携
以往今秘閣之八世孫齊以大學生脩書禁中出以相示
爲之俯仰大息或人論公思穎而忘吉哉或人所不知也
近歲常遣人尋訪公墓在今河南錫州新鄭縣思賢鄉魏
然獨存但蘇子由所為神道碑中經也燒稍剥落耳聞其
傍居民及穎上舊居公之子孫皆無在者獨吾邑水西迹
符南山白沙螺陂二房實出公長子發之後發之子興世
兄弟宋南渡隨駕來仕為太平守赴都堂給符據還鄉今
此符據及公拜叅知政事封三代誥勅俱存迹符真象在

螺陂又有發授殿中丞誥一通存泰和蜀江則公之族房
也公之子孫散居吉之九縣者尚多而穎上乃無之豈公
有遺命使居吉歟公之行議文章非後學所能贊一辭者
獨旌述其不忘鄉里之意以告其子孫且解世之惑者云

跋羅神童詩卷

虞學士爲羅神童題歸來窓詩曰秀川隱君羅神童歸
來故園學種松神童八十眼如漆松樹千尺形猶龍醉
來爰眠松下石兩睛飽看窓外峯想慕高風日已久安
得杖屨來相從

虞翰林負豪備不群之氣蓄宏辨衍衷之學出乎蟬聯軒
冕之家而際乎豐亨豫大之時文章祿位自有空天下小
宇內之意平生詩文何啻數萬獨此詩爲羅先生作蓋題

其歸來窓也相慕之云相從之語非一時深交義處遽能使之降其尊大致其殷勤如此神童公之高風百世之下可想見矣神童今有孫子澄僑居吉水故墅遺墅規模具存然皆不能如舊觀之足以動人獨子澄為予誦此詩且言虞公江鄉往還後必過從更書冰雪相看四大字刻石猶存尚使予戚然而仰悠然而思也世間何物足以傳不朽哉虞公先祖丞相雍公與先世荆南安撫公伯翔少保公善長御史都總制元整俱事宋高宗皇帝而先祖太史公真我在元京相與莫逆自雍公至其身於子密五世交游遺文無一存者重可感也予所以尤愧於子澄之能憶此說也

跋蔡襄謝賜御書詩墨迹

予嘗讀蔡端明文集載其所上謝賜御書詩一首後有跋詔宋仁宗皇祐四年距今永樂四年丙戌三百五十有餘年今此卷當其時所上真迹必藏之秘府此紹當在彙聚文集者故得之此詔存忘不可知而此本又不知何時流落人間然今虜元氏之變中元多故公吐紙獨為人所愛惜夫豈惟其書之善哉彼若蔡元長父子書非不工偶有傳者人必不能以此易彼且論之者非有慨然而歎則必醜詆之矣又安能如此書之合口一辭敬羨而無間也而安可謂書之美惡而不係於人也哉

跋蘇太史書柴宗禮傳

縉受學於太史蘇公平仲誦習其文知公之文必可傳世也今夏官主事柴君以先處士君行雖不下於古人微太

史之文亦安能卓卓如是哉按處士君之友金用賓括人待父宦游因家于杭元未嘗仕矣已而內附遂不仕徙家義溪宗礼家近焉從假牛種耕植以養母家益削而守益固或以其困也勸之仕終不出喪其母久而不克舉日夜號痛人不忍聞宗礼方講為舉葬之用賓竟以哀毀卒其妻亦死宗礼慟哭告其朋友故舊出財力立舉三喪葬之又負畚鍤親與其子封樹會大雪手僵大不顧也嗟呼此宗礼之義誠可於古人中求之而其責用賓之朋友故舊有日用賓在時諸公敬重每不惜千萬錢供且為宴樂用賓未嘗赴今用賓死獨千萬錢不為舉其家三喪則平日敬重者皆偽耳宜乎用賓不肯與諸君宴樂也由是人人感動處士君亦善言語哉傳又言予不識處士君聞其延與相見容止率言未既不辭竟拂袖出去不知者謂縱恣禮法之外哉此乃所以為處士君也嗟乎其於太史公尚如此則其傲睨一世高視曠古豈不可想見哉太史公謂特立獨行之事非特立獨行之人不能為余謂此文之必可傳也

跋趙子昂墨梅

趙文敏公蚤歲喜畫墨梅印以水晶宮圖書固澗中有瑪瑙寺或戲以為對遂不用此圖書而梅亦少畫聞之高竹闇云季常近得此紙有錢選舜舉跋語其為公早年畫無疑及觀公所題二首追懷惋惜未嘗咎其少之作不工者蓋其才情之出不筆過人有自得之妙亦必有自得之喜固不足以盡識公之為人然亦可以想見公之為人也季

常其未寶之

跋王侍郎所藏楊補之梅

予卿先輩楊君補之世家清江所居蕭洲有梅樹大如數
間屋蒼皮蘚斑繁花如簇補之日臨畫之大得其趣間以
進之徽廟徽廟戲曰村梅因自署奉勅村梅更作疎枝冷
兼清意逼人而徽廟不及見矣南渡後宮中以其梅張之
壁間有蜂蝶集其上驚恠求補之而已物故不可得矣其
平生耿介不慕榮利故不俯仰時好不得而知也侍郎王
君得此紹興中作正其奉敕村梅已后晚年得意之筆重
可寶也

跋劉山陰書金守正詩後二首

幼孜父也

仲脩劉先生文章識量節槩凜然不慕聲利

國初徵集賢禮書常拜官日以曠辭宋公景濂極畏服之其
平生交友若季大父求我禮部侍郎曾公得之文學掾金
公守正皆鄉里莫逆也今劉先生無後人曾氏亦落莫獨予
家藏其手書若干本茲年去家亦不知存否矣此其為金
公書贈方壺道士詩金公令子幼孜寶藏每以示予為好
事者持去情不能已遂俾予書之併識歲月傳之後世古
人交友之際可以想見也

右山陰劉先生為守正金先生書所作詩一篇而又跋
之如此先生令子幼孜侍講每寶惜之為何人持去請
予重寫以見前輩交友同志文章如出一已相喜而不
相忌如此雖然歐陽公作集古錄序歎無君子之知己
已而梅聖俞不及見為恨則雖前輩如此者亦豈多哉

幼孜復俾予書豈謂拙書之可傳哉亦使其子孫又見
余一時相與之情耳初不見其書之工拙也

跋存耕堂後

今國子祭酒胡公若思所為存耕堂記為清江劉子耕作
藏余期年矣昕舒夕諷鐙前酒邊發明心學有味其言世
之能有存者或寡矣而又以鹵莽耕之不力之勗而田之
咎者有矣故書此于記後以歸子耕但能存者有種斯穫
無肥磽之異雨露之不齊也

跋思紹堂

杜聘君清溪先生予鄉道學之士也常至所居烟雲臺清
流白沙竹溪森然而故址蕪沒為之悵然聞其故老云子
孫有居閩中者欲見而不可得今觀思紹堂然後知德

為聘君魯孫而記廼鄉先輩周君子治所作歷序聘君師
友之盛而江右為多德基豈能忘情哉且方以教官入選
相見當有日必思有以慰予之夙心者德基豈能忘情哉

跋袁端智拙逸卷

袁端智萬安人寓于永新高子龍先生之子壻也先生沒
後龍氏益落端智所以經紀其家甚至蓋忠厚之意有可
嘉者今其曰拙逸豈少陵所謂用拙存吾道歟亦周濂溪
之稱隱歟豈大功若拙歟亦淳朴之意耳豈惟可以示之
終身又將以遺其子孫也

琴逸軒跋

為端方作

予歸自詞垣復之臨桂通家子胡端正持其琴逸軒卷請
予序其後匆匆中不暇為之聊塞責數語以副其意吾想

子之寓意于琴也或焚香煮茶掃石待月一鼓則冷然再作則澹然若萬丈銀河一瀉秋壑半空翔鳳九臯鳴鶴其於五音之旨趣不可勝數而董宗器一記亦庶幾得之矣今子豈以此為隱逸乎吾願子毋怠厥志他日出膺盛世羽儀

天朝蓬萊之音與子一奏躋天下之民於熙皞泰和仁壽之域中然後可也勉之勉之

跋化度寺碑

右歐率更書化度寺邕禪師塔銘石本王魯齋先生自言兕時見其兄以此臨學時二百四十餘字其兄亡後魯齋求補為全文而奸媼自見景定庚申人日所為跋如此至咸淳己巳春又得河南范諤隆與初跋尾云慶曆初其高

王父開府公諱雍奉使關右歷南山佛寺見斷石砌下視之廼此碑稱歎以為至寶既而寺僧誤以為石中有寶破石求之不得棄之寺後公他日再至夫石所在問之僧以寶對公求得之為三斷矣乃以數十縑易之以歸置里第賜書閣下靖康之亂諸父取藏井中兵后好事者出之推搭數十本已廼碎其石恐流散浙右者皆是物也則以是為范公家本矣今又百三十年而魯齋六代孫文英寶藏之如舊比今西安府學本清勁神采相懸絕矣大抵書法有輕重之勢而近無石本類皆一体填奏字內筋脉舉無存者余與他人言多不省今見此本乃知古人自有真也

跋胡忠簡公撰郭大夫墓銘

右忠簡公所撰郭大夫墓銘淳古忠厚益非溢美而郭氏

亦至今不衰此銘有二百餘年矣鼎真郭氏之良也誦此
銘甚求予書冀以淑其後賢於乎善之澤長將千萬年曷
有窮哉

附郭大夫銘

教子一經份自早獻胎厥孫謀蒙你賓薦云誰無子孰可
無孫克對無羞退之益云蹶蹶比比實取實似慶鍾德門
引之弗替誠齊發隱澹菴特書有不謂然是曰契需斷石
侵辭以穀被愚

雜文

蕭氏本道新居上梁文

伏以日月文明山河錦綉泰來恒久數百載之名家革故
鼎新千萬間之廣厦菴山出色螺水生光恭惟某脩身為

本味道之腴杞梓良材值蓬萊之清淺桑榆暮景見華萼
之光輝百福攸同有是父有是子二惠競爽難為弟難為
兄合璧聯珠昭靈椿之風裁金聲玉應發丹桂之天香昭
代簪纓賢侯系緒豈比尋常之士族固宜高大於門閭碧
瓦朱甍久矣鳴珂之里綺窓綉戶依然列鼎之家樽俎得
歲時集鳳閣烏臺之最芝蘭迎化日待龍墀虎榜之魁雲
漢天章世守帝王之翰墨牙籤玉軸家傳聖賢之詩書架
海擎天飛雲卷雨雙虹並舉六偉齊歌
拋梁東瀘水溶溶接大空南唐御史家風在五色祥光正
鬱葱

西祠堂高聳與雲齊松栢遶山青未了月明時有鶴來棲
南御史文章冠斗南穹碑尚在招提境時有遊人一駐驂

北白沙潭水蟬光白山還旺氣牡丹紅人道蕭門有陰德
上天闕文星光萬丈五色祥雲捧

玉皇神靈八葉蕭丞相

下一雙白壁連城價忠臣孝子本同門定有聲名滿華厦
伏願上梁之後老者黃髮而安少者青雲得路閨門兆應
於夢熊禁鬪聲馳於附鳳公侯子孫復其始泰山磐石以
同安魯後周前天長地久

蕭御史祠堂上梁文

伏以動搖山岳久欽御史之家聲突兀雲霄又見諸侯之
廟貌無忝祖考有賢子孫典則一鄉光華四海恭惟

揚吳武寧長官蕭公霽王公華胄將相名家燕翼孫謀集
大成於三鳳熊飛膽勇嘗小試於割鷄積本既隆發源益

未宋天禧進士監察御史淮浙荆湖制置廣陵侯守一惟
孝惟忠亦文亦武燁燁九重之為堂堂三瑞之名制置江
南鉄鉞下青冥之重撫安廣右蠻夷如赤子之歸塩鐵綜
治富國何慚於劉晏甲兵鎮靜安邊可比於韓琦三百萬
之奸賊片言億决二十年之冤獄一日持平贈位列於九
卿錫侯封於大郡日輝月霍煌煌相國之銘文虎卧龍騰
表表端明之刻字立身有耀作則無窮汝諧秘書慶曆征
商清白著称於夷島熙寧專對精忠聳動於朝廷汝士中
舍因論青苗助後之法不避權奸遂以白頭致政而歸曾
無顧愆昭甫進士監察御史大常大卿為名進士乃真御
史常平提舉希孔聖之料量將作監脩比工垂而並美魚
頭骨鯁擢目宸衷鳳采文華動於天聽言辭勁麗固陵有

翰死之稱議論剛方廷辨在栢臺之最黃金白壁崇寧之
官記猶存紫電清霜元豐之神明不朽朝紳屬望士習爭
高是祖孫傳習於牙冠每兄弟牽連於虎榜勘天禧之種
墨迨景定之甲科前導旗旄文水九江之互映堆床袍笏
仁山異岫以爭高終三百年可數十輩閨門得宸翰騰騰
奎壁之清華童子識御書冉冉斗牛之紫炁是以有振振
之公侯相傳為奕奕之閼宮祖述唐書損益岐公之制度
憲章宋典追蹤路國之規模無雕楹刻楠之奢備前堂後
寢之制裸獻鮮華於綬冕歲時豐潔於染盛俾熾俾臧善
繼善述恭陳輿頌助舉修梁

拋梁東螺溪好似瀼西東畫棟朱簾撐玉宇天回銀漢耿
花宮

西鷲影橫秋太白低旗旄昔駐黎州日蠻貊春風淑景
南南海人稱市舶監珠玉象犀無一物清風歸棹綠於藍
北北去長河天下白八月涼風吹桂香一門盡是蟾宮客
上霓旌羽蓋多仙仗神靈陟降玉京來螭蟄曾玄昭景
下時有祥鳥來戟架衣冠文物說蕭揚一似當時有王謝
伏願上梁之後子孫千億俎豆常陳粲洒掃於無疆腆蒸
嘗之不廢曰將曰相聿來序爵之班尔公尔侯盡在燕毛
之列普天忠孝萬世太平

持敬齋銘

有見夢於予者絳衣義冠步中規矩不出戶庭如有執持
断断誠一循循仁義其徒有曰整生齊生嚴生肅生主一
生無適生有然生惺然生者戰戰兢兢拳拳擊擊洞洞屬

屬然指予言曰是靈臺丹府泰然而端居者是持敬齊主
人也其所持守患難不能憂富貴不能溢如七覺之持而
雷霆有所不聞也不以幽暗目怠不以須臾自間自末始
有形之前將呈乎四達無窮之後後天地先天地前無始
而後無終凜乎一於敬此其所持也顏冉嘗從事於斯予
恍然而悟曰子之居即我之居也而孰為主孰為賓也孰
紛紛而多言也惕而叱之猛省不見嘗謹識之不敢忘焉
親友康氏志高以持敬齋請銘孟子曰持其志也志高亦
志乎聖賢之學哉天下莫不有是齋也而為之銘

銘曰人各有心心動為志持之則存洞屬祇畏匪若持
滿尚或措之勉勉循循拳拳無替自愚而賢自賢而聖
成始成終於持敬

策

一問六經以傳註而明尚矣漢興去古未遠諸儒若馬
融鄭玄講貫豈不沿流溯源議者謂六經壞於漢儒
果何所據乎董子之學較諸儒最純亦有得於六經
之旨乎唐去漢遠矣韓子排斥佛老其文於仁義
道德果有以得不傳之緒乎宋去漢唐又遠何傳心
之奧盡出於濂溪以下諸儒而漢唐不及歟天之降
才畀於數百年而盛於一時亦有其故歟幸悉陳之
以觀所蘊

考試官翰林學士劉三吾批 五策鑿鑿皆實理
字字皆文采非胷中素有是五色琅玕不能發為
此作也宜冠策場

對景星慶雲麗乎霄漢而六經之文顯麒麟鳳凰在乎郊
藪而六經之道明此世道之泰實吾道之泰也而文學之
明正道學之明也夫六經畜於暴秦至漢唐諸儒出而後
六經之文顯又畜於五季自閩洛諸儒出而後六經之道
明執事所謂畜於數百年而盛於一時誠以離合之數不
偶亨嘉之會尤難也欽惟

皇上出乎類拔乎萃尊所聞行所知世道與吾道而俱泰文
學與道學而俱明則今日普天之下率土之濱習六經之
文求六經之道則必兼馬鄭董韓之學明周程張朱之道
將超漢唐數等矣豈使后世之人議其名實之不相符文
行之不相掩哉執事先生發策欲觀承學之所蘊承學故
敢妄言其所志於前而悉條其所陳於後焉嘗謂氣化有

盛衰而道無盛衰世變有古今而道無古今故漢唐之去
古未遠而文運氣化未大盛故馬鄭學之而未明董韓明
之而未盡宋之去古雖遠而適當氣化大盛之時故周程
倡之而遂顯張朱繼之而大明請歷陳之馬融康成之學
博且勞矣觀其訓釋六經精明六藝於制度之文則沿革
畢備於氣數之末亦纖悉不遺真可謂博學於文者然生
徒女樂之雜穿鑿附會之偏雖曰沿流而溯源其實弥文
而失義閩洛諸儒嘗謂壞六經信不誣矣至於仲舒之對
揚天子之庭舖張帝王之道推天人之蘊奧發聖學之精
微強學正心之語得乎大學中庸之旨正誼明道之言發
乎大易論孟之意崇正學而不迂有以識天地之常經達
時務而不妄有以明古今之通議謂春秋大一統足以見

王道之樞紐論道之太原出於天足以明聖學之淵源此
董子所以為醇儒也韓子之文淵然之光蒼然之色深於
道而發於辭宏其中而肆其外原道一書足以明聖人之
道學佛骨一表足以正萬代之人心忠在朝廷道濟天下
此韓子所以為大儒也然一則泥於災異一則溺於功名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先儒嘗論其皆擇焉不精
語焉不詳之病也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
明於是有濂溪周子者出發無極太極之蘊妙陰陽動靜
之根玉淵金井志慮高潔光風霽月胞中洒落而程氏兩
夫子得見而知之尋仲尼顏子之樂遵大學教人之方非
二家似是之非續千載不傳之緒明道則德性寬厚而規
模廣濶如麗日祥雲和風甘雨伊川則氣質剛方而文理

密察如玉質金聲規圓矩方使當時坐春風而立門雪者
得有所依歸後世仰泰山而瞻北斗者得其所模範又豈
馬融鄭玄之所可倫哉迨吾朱夫子以豪傑之才超卓之
見義理縝密如蠶之絲如牛之毛心胸開豁如海之濶如
天之高集諸子之大成繼群聖之丕緒所以過董韓為不
少矣雖然泰之至者否之端滿之至者覆之漸周程當文
運亨嘉之盛而朱子當文運亨嘉之極盛而極極而衰一
氣化之自然耳自宋元至今有年矣傾否復泰則文明之
治道學之興正在今日予何幸身親見之

二問科舉之設其來尚矣周制卿大夫三歲大比

賢者能者是也至漢始有賢良明經等科

明經
居多唐之取士有二由學館曰生徒由州縣曰鄉貢

皆升於有司而進退之其臨軒自試日制舉不與焉
不知與漢之明經同歟異歟謂科舉不足以得人則
制科得陸贄亦賢相也龍虎榜得韓昌黎亦道學君
子也宋儒楊中立有云科舉所得人者非科自足以
得之豪傑之士由之以進耳其說然歟否歟今諸子
由科目進矣豈無豪其人將為陸贄之有相業者歟
抑為昌黎之以文章道德名者歟試言之以觀所蘊
對三代而上司徒之賓興以其行三代而下有司之進退
以其文故三代之人爭自磨濯於禮義漢唐之人爭自磨
濯於文章德行而兼舉是我

朝取士之方也諸生之所蘊蓄又豈忍自負明時哉夫成周
之制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智仁聖義忠
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此
成周之世所以多士有濟濟之風吉人有諄諄之盛固非
后世所能及也至若漢之賢良唐之生徒鄉貢名雖不同
其取之以文則一而已誠如龜山所謂豪傑由之以進者
也故宣公之智如子房辨如賈誼剛直而術不踈達時之
務通民之情慷慨議論足以感人心經綸謀謨足以贊王
業輔成中興之美成推內相之功是亦由科目而進者也
若韓子之汲汲忠誠遑遑仁義上疏陳李賀之弊著論責
陽城之忠忠犯人主之怒勇奪三軍之帥徙鱷魚之暴開
衡山之雲精神足以動天地文理足以感鬼神是亦由科
目而進也執事所謂道學之君子也然則科舉之取士實
何負于國家也哉愚也受

解春言外生文集 卷之十一
朝廷教育之恩感執事策之之意固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以求為

當代之豪傑卓然自異於衆人者豈能使韓陸之文章政事專美於前代是亦

上之賜也執事幸恕其言之狂而成其志之大則不勝幸甚
三問學有國學有鄉學夏校殷序周庠學則三代共之
是也鄉學有異制國學無異名果有其說歟西京以來郡縣未有學也東都永平臨雍養老唐太祖大召名儒增廣生員或以為未知所以為教也其故何歟
宋之學制益密于唐世祿官得人如胡安定之教蘇湖以經義治事分齋君子有取焉其教之法可得聞歟諸君子力學有年被教育有素伊欲比隆三代養

士取士之盛取法安定明體適用之學其酌古今之宜而折衷之以對

對禮闈春開多士雲集執事先生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乃舉夏商周之學漢唐宋之教而欲承學講求明體適用之學以為酌古準今之宜甚盛心也敢不悉心以對粵稽三代之學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故夏曰校以教民為義殷曰序以習射為義周曰庠以養老為義皆鄉學也鄉學名雖異而實則同也國學有成均有瞽宗有上庠三代共之名不異其實亦同也若其養士之法則聲音足以養其耳采色足以養其目歌詠以養其性情舞蹈以養其血脈詩書六藝之教無非所以養其中和之德而教其氣質之偏也其取士之制則三年大比以六德六行六藝興其

賢者其取士之制皆非后世之所能及也迨夫東漢永平
之治明帝臨雍拜老尊師重傳醕餼饋督之禮備焉大唐
貞觀之治太祖大召名儒增廣生員論學講道之意篤矣
二君者無躬行之實有闔門之耻其本不立其源不清故
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有興學之名無興學之實不知
聖賢大學之道信乎未知所以為教也至於宋興學校大
盛真儒輩出若胡先生瑗之教於蘇湖各其材而篤焉如
水利算法各分經義治事之齋此先儒所以深取之也雖
然執事欲諸生明體用之學諸生請酌古今之宜可乎誠
分國學為經義治事之齋頒天下以禮樂法度之制使之
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明體適用厚本抑末則我
朝之學校誠可與商周比隆矣至設施之詳措置之法展轉

於愚心有年矣幸承執事之問仰得述其梗槩焉執事以
為可采進之

天子之庭使立玉階方寸地叫閭闔以呈琅玕不勝幸甚

四問孟子篇終歷叙堯舜湯文孔子道統之傳若禹臯
陶伊尹萊朱太公望之徒皆見而知之者而朱子序
中庸云自堯舜禹以至成湯文武之為君臯陶伊傳
周召之為臣皆接乎道統之傳舉文武與堯舜並稱
又舉傳說周召而不及萊朱太公望之徒何歟且云
孔子之時惟顏魯之傳得其宗而孟子乃曰無有乎
爾又何歟此皆諸士子之所講明者願究言之

對執事先生奉

綸音策多士以孟子朱子之叙群聖為疑而欲學者折衷之

大哉問也敢不悉心以對夫孟子之叙道統在乎千載之前朱子之叙中庸在乎千載之後前乎千載者已但言其畧後乎千載者又豈敢無所考而妄為之說乎是故孟子之言取孟子之所知者而言也朱子之言取朱子之所知者而言也兼朱太公之傳道在孟子之時尚有典墳之可據在朱子之時則無文冊之可考矣今以六經考之則先執厥中者堯舜禹相受之心法建極者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堯舜禹臯陶之心法稽之典謨而可見伊傳周召考之命誥而可知矣若夫兼朱太公則莫古於書攷之於書則無徵莫古於易徵之於易則無傳宜乎朱子不敢叙之也至謂孔子之時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而孟子不歷叙之乃曰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盡其所叙堯舜以下皆大而化之全體之聖也顏子以下大而未化具體而微故謂之亞聖則可謂之聖人則未可使孟子而叙亞聖也則必自在而不辭矣惟其所叙者聖人也故致自謙之辭而自見其不得辭者耳何疑哉嘗觀論語於終篇亦歷叙聖人以及於孔子蓋達而在上則為法于當時窮而在下則垂憲于萬世故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矣夫豈有二道哉管見區區未知是否執事先生進而教之幸甚

五問論語言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以仁對禮樂而言是禮樂必本於仁矣又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說者謂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為禮和而發之以鍾鼓則為樂是禮樂又

本於敬與和矣豈敬也與仁有所別歟

對仁者本心之全德和敬者禮樂之本原非和敬為禮樂之本謂和敬與仁心當有別愚請得而畧陳之夫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故禮樂者和敬之文和敬者禮樂之本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籩豆簠簋之器非降周旋之節與夫玉帛之交錯者禮之文也苟非至一無適整齊嚴肅洞洞屬屬而將其禮則非禮矣是敬為禮之本也然非心德之全而私欲淨盡則豈有是敬哉祝嘏笙鏞之音屈伸綴兆之節與夫鍾鼓之鏗鏘者樂之文也苟非至和之細溫鼓舞動盪而發於樂則非樂矣是和為樂之本也然非心德之全而天理流行則豈有是和哉故聖人言人而不仁如禮何言雖欲用禮而不仁則無敬以將之而禮不

為之用矣人而不仁如樂言雖欲用樂而不仁則無和以發之而樂不為之用矣此愚所以為明問復者如此也竊嘗有志於學禮樂之事矣夫禮之秩然者即極天蟠地之機軸樂之純如者即陰陽鬼神之橐籥天地一禮樂之主也愚何幸 聖人在上心天地之心興禮樂之治敬以將之和以發之使天地位而萬物育豈不盛哉雖然有虞之時舜之德致和於上夔之樂召和於下而伯夷為之典禮焉禮樂之典固在於 聖君而禮樂之職亦在於賢臣執事倘以其志為可取則固當上不負

天子下不負所學致君為堯舜之君致民為堯舜之民同囿於雍熙太和而後已幸毋以為僭

附錄

內閣學士春雨解先生行狀

公諱縉字大紳一字縉紳姓解氏其先居鴈門人唐金紫光祿大夫琬之孫禹為吉州刺史因家焉其后世有聞人魯祖辰叟宋漕舉進士未豐主簿祖貞我元進士判安福州終東莞縣尹父開號筠澗國子生元贈叅知政事母高氏進士灞雪高公之女也公生洪武乙酉十一月初七日始未生時母夫人夢老人以深衣大帶授之覺而異焉已而生公因取以為名公生而秀異穎敏絕倫為嬰兒時母夫人畫地為字以教之一見不忘父亦竒之每賓客過從公在提抱間有問輒對聲皆成文由是眾亦異之七歲能屬文書過目成誦如流為詩謔操筆立就往往出竒語先輩罕及焉稍長益肆力於學日記數萬言父子兄弟切磨

講貫自為師友通五經尤長於易書時縣令姑蘇沈士行聞公及其妹婿黃金華俱有名遂選為縣庠生自是文思大進若水湧山出崢嶸浩汗不可名狀一時名公鉅儒折輩行與之交洪武丁卯年十九與兄綸暨金華試江西皆中選公以年少魁江右士由是名聲籍籍明年春試禮部三人皆登進士第

太祖皇帝嘉其年少穎異顧語廷臣曰解氏二子一婿並為進士非有賢父兄其能致是乎嗟賞久之公遂與金華皆為中書庶吉士嘗應制春雨詩養鶴賦操筆而成造語竒崛

太祖益愛之其為庶吉士時日造中秘書因得繙閱所藏古今天下之書無所不記由是意會心融而其宏博深窈弗

可涯淡時中書舍人詹孟舉以書名世亟稱公書有法而用筆精妙出人意表遂相與講求古人書法悉得其要領當時有得其片紙隻字皆珍藏什襲不啻重寶 上以其親老二子皆仕特賜歸省暨還朝改授江西道監察御史歲庚午 詔近臣有父在者皆得入覲時公父年八十餘即日上道及謁見 太祖深加禮遇因憫其老特命公歸侍以終養焉公至家事親之暇輒閉戶讀書率意為古文其於性命道德之奧諸子百家之說以至佛老方技之書靡不研究其造詣益深矣或半酣興至落筆數千百言倚馬可待未嘗創藁人以太白擬之二親相繼以沒既襄事用大臣薦起為翰林待詔壬午之夏

太宗皇帝入正大統首咨文學老成德望重者有言公即不

至親加勞問公應畝敏捷無所凝滯一時 詔敕號令頒布四方皆出公手於是 上深眷遇之拜翰林侍讀學士其在職日侍左右論思獻納多所裨益永樂甲申春建儲東宮慎筵進以道義之說輔以聖賢之學從容啓沃匡益為多焉上方銳意稽古禮文之事 詔脩列女傳永樂大典諸書公為刑定凡例刪述去取并包古今蒐羅隱括纖悉靡遺公在朝專備顧問言論剴切無有所隱弥綸黼黻之功不可殫述其薦拔人才引進善類惟恐弗及歲丙戌以事出為廣西布政司叅議未幾復調交趾公至以夷人新附撫綏安輯不失其宜南夷安之乙未正月卒于北京享年四十有七娶徐氏繼陳氏子男二人長曰禎應次曰禎亮女一人適上凍胡世恒卒之日其平生交處及從

游者相與具棺隧權厝公于郊外丙申姻家子通判高原始歸其族襯定于仁壽鄉灞溪株山之原公生而秀朗目光如水才具衆長學貫千古上既信任苟有益於國家雖違衆而行無所顧忌四方之士為時所推許者甄拔無遺公退一室蕭然惟留心翰墨揮洒忘倦言笑竟日不為崖岸其所著有白雲豪東山集太平新說凡若干卷其平生行能可見者若此而其中之所蓄淺見薄識之士有不能窺其際也因具列如右以俟立言君子有所采焉
奉議大夫左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兼脩國史門生曾祭狀

朝列大夫文趾布政司叅議春雨解先生墓碣銘
嗚呼此解公大紳之墓塋二十有二年矣其友楊士奇始

克序而銘之序曰解氏姬姓其先居鴈門唐同州刺史浣之孫隱為蘄州司戶叅軍始家廬陵之同水鄉叅軍六世孫盛遷吉水邑中世有科第至諱夢斗宋大學士舍生生諱應辰元高安縣學教諭生諱子元舉進士授安福州判官兵亂守節死生開先號筠澗娶高氏進士若鳳之子公之公母也公諱縉字大紳自幼穎悟絕人五歲父教之書應口成誦七歲賦詩有老成語十歲日誦數千言終身不忘十三盡讀四書諸經貫穿其義理老成不能難也而文思溢發十九舉江西鄉試中第一洪武二十一年會試禮部中第七廷試讀卷者以所對策言論過高抑寘第三甲時兄綸及女弟之夫黃金華同登第

太祖高皇帝喜其一家三人出仕授綸禮部祠祭王事公與

金華皆中書庶吉士目侍左右甚見愛重閒暇數召兩人
論議考其所學一日諭公曰爾試思當今施政所宜直述
以聞退即具奏大槩言 陛下得國之正非唐宋所及取
天下于群盜救生民于塗炭徐定燕都亦不易肆而女寵
外戚寺人藩鎮之患消融底定皆處之有法矣不迓声色
不殖貨利不為遊畎皆遠過漢唐宋之君而無愧三代聖
王矣惟願喜怒一聽于天理而推誠任使不以察為明又
言 陛下拳拳于畏天畏鬼神治民治強暴然畏民者畏
天之本治心者治民之本又言令不必數改數改則民疑
刑不宜太繁太繁則民翫法司近有朋姦罔上倚法為姦
二條下人殆難措手足矣又言 御覽之書宜集唐夏商
周孔及濂洛閩閩之言隨事類別以備勸戒又言六經殘

缺莫甚禮樂宜正禮經及訪求審樂之儒作樂書又言祀
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太常非可以肄俗
樂又言僧道之壯者宜黜之使復人倫經呪之妄者悉火
之以杜誑惑斷瑜珈之教禁符式之科絕鬼誣破淫祀以
底善治又言進人當擇賢者授職當量重輕今天誥有不
為君用之罪則仕者不復擇矣又言古者鄉隣善惡必記
今雖設申明旌善二亭而無黨庠鄉學之教互知之法雖
嚴訓告之方未備宜取古人治家睦鄰之法若古藍田呂
氏鄉約及今義門鄭氏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
勸旌之復之為民表率而致治不難矣又言易曰王公設
險以守其國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而近世狃于宴安墮城
池銷鋒鏑諱言兵事以為已治天下一旦或有不測之虞

何以爲備宜敕有司以時整葺寬之歲月守以里胥額設
弓手課之射教民以農隙兼習兵且乞設武舉以收英才
又言宜廣鄉校前代多有書院有學田有貢士在宜脩復
以教養賢士又言極刑之禁慮有遺才給配婦人恐傷節
義既奏 上嘉其識正公素與兵部尚書沈縉不合奏公
入部堂索皂隸語嬉慢非禮 上慮公優閒怠逸即除江
西道監察御史蓋以繁劇玉成之也時都御史袁泰怙勢
家人橫恣諸道御史欲糾之無敢執筆爲章者公揮筆直
就歷舉其過章上雖曲宥泰而一時多其直 上又慮公
少涵養將爲衆所傾召其父至父至諭曰才之生甚難而
大器者晚成其以而子歸益進其學又諭公曰朕於爾義
則君臣恩同父子其歸盡心于古人后十年來朝朕大用

爾遂侍父歸公天分高又感 上大恩歸益自勵而遭詣
深矣數歲

高皇帝上賓客趨赴臨權臣忌公者謂赴卧非 詔旨遂謫
河州歲餘權臣黜 召還以爲翰林待詔

太宗皇帝入嗣大位首索公既見寘諸 左右深信任之時
朝廷詔敕與凡大制作咸出公手每預密議

寵賚加厚陸侍讀數月陸侍讀學士奉訓大夫 上初與

武臣等二三人議建 儲文臣惟金忠預皆靖難時股肱

也武臣咸請立 皇第二子高煦謂其有扈從功上不聽

福等叩首請不已終不聽遂召公預議事已定然秘未發

明年冊仁宗皇帝爲皇太子高煦爲漢王進公翰林學士

兼右春坊大學士奉議大夫又明年福等所初議頗泄於

外高煦素不樂公言於上曰藩府之舊無泄者其繙泄之遂出公為廣西布政司參議授朝列大夫又以李至剛言公然望改交趾八年入奏事時車駕已出征北虜至京師見仁宗而歸車駕還高煦言解縉轍上遠出覲儲君徑歸無人臣禮遂徵下獄後三年以病死獄中素所交游出資斂之外姪高建春歸其柩塋之高氏公死後家徙邊

仁宗皇帝臨御特赦還而官其從子禎期為中書舍人公仕前後不十歲為庶吉士再歲御史永滿歲為學士四歲兩贊外藩皆席未暖初脩

高皇帝實錄及求樂大典皆為總裁考會試者一讀廷試卷者二聲名在天下籍甚敦孝友重義性剛過人憂患疾苦

輒隱於心苟可用力盡意為之篤於故舊及名賢世家之後喜引拔士類或謂其汎愛者終不為變襟宇濶畧不屑意細故而表裏洞達絕岸崖雖野夫稚子皆樂親之求文與書者日輻輳率與之無厭倦意或言有不當與者笑曰雨露豈擇地而施哉且人孰不可與進者不畏疆禦承運庫官張興恃寵而橫嘗笞擊人於左順門公過之叱興曰御座在此敢爾違犯禮法乎興雖忿公然不敢一語俛首遽斂退同官治職事或有失誤公在上前率引為已過明知人

太宗常與論群臣御筆書寒義等十人名命各疏于下十人者皆上所信任政事之臣亦多於公善而具以實對於義曰其資重而中無定見於夏原吉曰有德有量而

不遠小人於劉雋曰雖有才幹不知顧義於鄭賜曰可謂
君子頗短於才於李至剛曰誕而附勢雖才不端於黃福
曰秉心易直確有執守於陳瑛曰刻于用法而能持廉於
宋禮曰戇古而可人然不恤於陳洽曰疏通警敏亦不失
正於方賓曰簿書之才組僧之心既奏上以授仁宗
曰李至剛朕洞屬之矣餘徐驗之仁宗因問公建文所
用諸人對曰此皆洪武中人才往事不足論已遂問尹昌
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弘汝玉文翰皆不易得
所惜者市心耳十餘年仁宗出其所奏十人者示士奇
且諭之曰人率謂縉狂士縉非狂士向所論皆定見也公
之文雄勁奇古新意叠出叙事高處逼司馬子長韓退之
詩豪宏豐贍似李杜其教學者恒曰寧為有瑕玉勿作無

瑕石書小楷精絕行草皆佳其卒以永樂十三年正月十
三日春秋四十有七配徐氏有賢德子男二禎應卒于徙
所次禎亮孫男女各二人太宗皇帝初召翰林七人入
內閣其三出廬陵公與胡公光大及士奇也三人相與厚
而相知深今獨士奇在胡公墓上之石上奇書之公墓石
未有書其可不書銘曰千里之足越國過都或一蹙之不
虞梗楠尋其寸之蠹寧見捐於匠輪郁乎紛紛承日五
色競瞻望以欣快何泯沒之遄疾于將地下其神不死尚
有光華天漢之涖解公沒光大約余各為文字未及為
而光大沒余初為解公傳去年得周恂如所錄公洪武中
奏對彙近得禎亮將來世譜又改傳為此文雖於公平素
磊落軒豁意度有未悉然所為可傳於後者在此不在彼

也遂以授禎亮禎亮淳篤有為今幸蒙 天恩悉還其故廬園田則奉親敬長之餘一志於進學進德庶幾稱公之子而亦以副吾輩之望禎亮勉之 楊士奇撰

名臣言行錄

解縉字大紳江西吉水人進士仕洪武永樂間官至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交趾叅議卒年四十七公自幼穎悟絕人五歲父教之書應口成誦七歲賦詩有老成語十歲日誦數千言終身不忘十三盡讀四書諸經貫穿其義理文思溢發十九舉江西鄉試第一洪武二十一年會試中第七廷試讀卷者以所對策言論過高抑置第三甲

太祖高皇帝喜授庶吉士侍左右甚見愛重閒暇數召論議考其所學一日諭公曰爾試舉今施政所宜直述以聞退

即具奏大槩言 陛下得國之正非唐宋所及取天下於群盜救生民於塗炭徐定燕都市不易肆而女寵外戚寺人藩鎮之患消融底定皆處之有法矣不貳聲色不殖貨利不為遊畋皆遠過漢唐宋之君而無愧三代聖王矣惟願喜怒一聽于天理而推誠任使不以察為明又 陛下倦倦於畏天畏鬼神治民治強暴然畏民者畏天之本治心者治民之本又言令不必數改數改則民疑刑不宜太繁太繁則民玩法司近有朋姦罔上倚姦為姦二條下人殆難措手足矣又言 御覽之書宜集唐虞夏商孔周及濂洛閩閩之言隨事類別以備勸戒又言六經殘缺莫甚禮樂宜正禮經及訪求審樂之儒作樂書又言祀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大常非可以肆樂又言僧

道之度者宜黜之使復人倫經咒之受者悉火之以杜誑
惑斷瑜珈之教禁符式之科絕鬼巫破淫祀以底善治又
言進人當擇賢否授職當量重輕今大誥有不為君用之
罪則仕者不復擇矣又言古者鄉隣善惡必記今雖設旌
善申明二亭而無黨庠鄉學之教互知之法雖嚴訓告之
方未備宜取古人治家睦鄰之法若古藍田呂氏鄉約及
今義門鄭氏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旌之復
之為民表率而致治不難又言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國重
門擊柝以待暴客而近世狃於宴安墮城池銷鋒鏑諱言
兵事以天下為已治一旦或有不測之虞何以為備宜敕
有司以時整葺寬之歲月守以里胥額設弓手課之射教
民以農隙兼習兵乞設武舉以收英才又言宜廣鄉校前

代多有書院有學田有貢士在宜復以教養賢士又言極
刑之禁慮有遺才給配婦人恐傷節義既奏上嘉其識正
上又慮公優閑怠逸即除江西道監察御史蓋以繁劇王
成之時都御史素泰怙勢家人橫恣諸道御史欲糾之無
敢執筆為章者公揮筆立就歷舉其過章上雖曲宥泰而
一時多其直上又慮公少誣養將為衆所傾召其父至
諭曰才之生甚難而大器者晚成其以而子歸益盡心于古人
後十年來朝朕大用尔遂侍父歸公天分高又感 上大
恩歸益自勵而造詣深矣數歲 高皇帝上賓趨赴臨非
詔旨遂謫河州歲餘權臣黜召還以為翰林待詔 太宗
皇帝入嗣正位首索公既見置諸左右深信任之時 朝

廷詔敕與凡大制作成出公手每預密議寵賚加厚陞侍
讀數月陞侍讀學士上初與武臣丘福等三人議儲
文臣惟金忠預皆靖難時股肱也武臣咸請立皇第二
子高煦謂有扈從功上不聽福等叩首請不已終不聽遂
召公預義事定然秘未發明年冊仁宗皇帝為太子封
高煦為漢王進公為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又明年
以所初議頗泄于外高煦素不樂公言於上曰藩府之舊
無泄者其緡泄之遂出公為廣西右叅議李至剛言公怨
望改交趾八年入奏事時車駕已出征虜至京師見
仁宗皇帝而歸車駕還高煦言緡瞰上遠出覲儲君
徑歸無人臣禮遂徵下獄後三年以病死獄中素所交出
資歛之外姪高建春歸其柩葬之高氏仁宗皇帝臨御

特官其從子禎期為大理評事子禎亮亦為中書公仕前
後不十年為庶吉士卅歲御史未滿歲為學士四歲兩贊
外藩皆席未暖脩高皇帝實錄及永樂大典皆為總裁
考會試者三讀廷卷者二聲名在天下籍甚敦孝友重義
輕利遇人憂患疾苦輒隱於心苟可用力盡意為之篤於
故舊及名賢世家之后喜引拔士類或謂其汎愛終不為
變襟宇濶畧不屑意細故而表裏洞達絕崖岸雖野夫稚
子皆樂親之求文與書日輻輳率與之無厭倦意或言不
當與者笑曰雨露豈擇地而施且人孰不可與進者公不
畏強禦承運庫官張興恃寵而橫笞擊人於左順門下公
過之叱興曰御座在此尔敢違犯禮法興雖忿公然不
敢應一語俛首遽斂退同官治職事或有失誤公在上前

率引爲已過 太宗常與公論群臣御筆書蹇義等十人
名各疏于下十人者皆上所信任政事之臣亦多于公善
而具以實對於蹇義曰其質厚重而中無定見於夏原吉
曰有德有量而不遠小人於劉儵曰雖有才幹不知顧義
於鄭賜曰可謂君子頗短于才於李至剛曰誕而附勢雖
才不端于黃福曰秉心易直確有執守于陳瑛曰刻于用
法而能持廉于宋礼曰慙直而苛人怨不恤于陳洽曰疏
通警敏亦不失正于方賓曰簿書之才駟會之心既奏上
以授 仁宗曰李至剛朕洞屬之矣餘徐驗之 仁宗因
問公建文所用諸人對曰此皆洪武中人才往事不足論
也遂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弘汝玉文
翰不劣得所惜者市心耳后十餘年 仁宗出其所奏十

人者示士奇且諭之曰人率謂縉狂士縉非狂士向所論
皆定見也公之文雄勁奇古新意疊出叙事高處逼司馬
子長韓退之詩豪宏豐贍似李杜其教學者恒曰寧為有
瑕玉不作無瑕石書小楷精絕行草皆佳其卒以求樂十
三年正月十三墓碣銘並楊士奇撰 太宗靖難兵駐金
川門即命詔召公既至甚喜始建內閣除翰林七人而公
為首今內閣規制皆自公始及議儲未決乃召公預議公
言立嫡以長繼曰好 聖孫 宸衷頓悟事遂定後丘福
等泄此語于漢庶人怨譖不已乃調外任竟下獄邂逅以
死固非朝廷之意實漢庶人之所為也嘗齋鎖綴贊曰
奇才瑞世景星鳳凰疏陳賈董文擅班揚恩同父子 聖
諭煌煌既伏而騫謀謨廟堂評品十人策定元良言行毀

解州府志卷之十一
至身隕名章

內閣學士春雨解先生墓表

公諱縉字縉紳一字大紳別號喜易一號春雨江西吉安府吉水縣東坊人其先世譜可攷見公提携至成童即警悟超拔人目為神童未冠發解江西第一及試禮部進廷對即言論剴切不詭于時洪武中我太祖特異其才命為庶吉士令日侍左右暇常諭公曰爾試思施政所宜直述以聞公退即上封事毋慮千百言一以堯舜三代為法漢唐宋以下姑置勿論已而復陳大平十策蓋有陸贄之風焉授翰林中書居無何我太祖欲老其才改江西道監察御史公即劾堂官不避忌蓋有王章之風焉我太祖復惜其才召其父開至諭曰才難其以若子歸令益

進學先是又常諭公曰朕於爾義則君臣恩同父子其授先朝隆遇也如是歸數歲我太祖已不及用公公即感泣蒲伏赴臨論者以非召旨斥之謫河州尋復召為翰林待詔我太宗入繼大統素簡其奇才速命訪公既至喜甚寘諸左右每預密議多建所大制作末樂中復首選公與胡公儼胡公廣楊公士奇金公幼孜董公淮楊公榮凡七人居內閣脩洪武實錄求樂大典公為總裁蓋有遷固之風焉陞數月陞侍讀學士上初與武臣議建儲立福等咸請皇少子高煦公力贊仁廟仁孝居嫡長重以監國功宜承大統由是悟上意竟不一動搖封高煦為漢王進公翰林學士兼春坊大學士時如胡文穆輩六人與公後先公皆舉之同升而上益信焉其受中朝知眷也如是

未幾丘福等泄公語于外高煦譏公遂落職出叅廣西議
李至剛素憚公上公怨望遂改交趾車駕北征公以事入
謁 仁謁而歸高煦復諛公曰縉職上遠出覲 儲君徑
歸無人臣禮遂徵下獄寢以病卒家亦徙邊人知不知咸
悼之素所交游與公殯既外姪高建春歸其骨於鄉藁葬
之高氏不封不樹人罕識為公之墓焉洪熙初 仁廟御
極乃赦其家從子禎期為中書舍人正統中復公家田廬
追贈朝請大夫贊治少尹官其子禎亮為中書舍人公為
人慷慨洞豁略不修廉隅鑒別淑慝了無遺憾於書靡所
不讀善行草小楷尤精絕人購之至兼金不能易其所為
詩文類如其為人然今有學士集并續集行于世后學仰
之者率私謚為文藝論公者固未足得公之全以出處病

公又烏能盡以是點公而使之相掩程朱王魏之論定樂
大夫祀梁王之往輒吾人又何慮而耻蹈也夫開落之在
公公何計哉古云鄉先生可祭於社者公是也今公之死
罹于青蠅而塋不能封馴至于今嗚呼廣有民社之寄其
何能於公辭而更不能表以示民其何以彰公之德公德
非俟廣而后彰也其何將以踐吾諾於同年兄劉以貞之
前乎故命工碣于墓且以慰其曾玄之孝思以告其后之
人曰行全者名終莫能缺也 賜同進士同身文林郎吉
水縣知縣周廣撰

皇明閣學記

解縉字大紳世居鴈門厥后徙吉水遂為吉水人曾大父
應辰元高安教諭應辰生子元子元生開先開生縉縉生

而英悟奇絕五歲誦書七歲賦詩十歲日記數千言十九
舉江西鄉試第一洪武廿一年計偕如京師考官劉三
吾閱卷極其稱賞名雖大振與兄綸暨女弟之夫黃金華
同舉進士皇祖親加簡拔選縉及金華為庶吉士讀中
秘書日侍左右特被寵眷一日寓大庖西室諭之曰尔
縉試舉今日施政所宜直述以聞縉即草以進其畧曰
陛下得國之正非唐宋所及取天下于群盜救生民于塗
炭命將出師皆受箴箝不假良平不倚信布文寵外戚寺
人藩鎮之患消融底定不迹聲色不殖貨利不為遊畋又
遠過漢唐宋之君而無愧三代成王矣夫令出惟行不宜
數改數改則民疑刑不宜太繁太繁則民玩法今好善而
善不顯善者未必蒙福惡而惡日滋惡者未必蒙禍臣

願篤悖信之本加慎密之功喜怒一聽于天理存養無間
于涓臾夫人君不以察為明元首叢挫則股肱惰萬事皆
隳矣人君當以德為政常德罔愆則衆志應夫命用休矣
今畏天畏鬼神矣畏民則未至治民治強暴矣治心則未
至臣願畏民為畏天之本治心為治民之本祭不必瀆受
無咎之福神不必榮享無為之治經正則庶民興故孟子
詎諛行息邪說臣願上沂虞夏商周之華輿下及濂洛關
閩之佳葩釋老之莊者驅之復于人倫絕呪之妄者火之
絕其誑惑斷瑜珈之教禁符式之條名不正則言不順賈
生定官名易服色臣願明經制以任諸侯王子衆職推恩
義以待百執事于一體大臣不施辱罵屬官不加搖楚夫
禮樂不興非所以協神人臣願配天復掃地之規尊征隆

七廟之制祀列聖于大學祀孔子于諸學而又訪求審樂之儒大備禮經之缺夫險要不防非所以保國家願開武舉以收英才擇關隘以屯重鎮額設弓手課以弓帑兼教民兵習之于兵農而又時申戒飭之令特重官守之防風俗不正非所以示民趨頌儆監田呂氏鄉約及浦江鄭氏家範率先于世族以端範則夫田稅不均非所以厚生願行授田均田之法擬常平義倉之舉積久以歲月以豐財賦夫瑩網不肅非所以厲清要長風采今御史糾彈咸承密旨未聞舉善日除奸臣願去朋姦倚法之條使民有所恃而不恐夫賢路不清非所以勵頑鈍獎忠貞今推埋器悍列布朝省朝捐刀鐸擁冠裳願遵鄉舉里選之法使民有所勸而為善願陛下推以愛臣之心愛天下推以待臣

之心待萬民幸垂鑒焉奏凡数千言上嘉其識時兵部侍郎沈潛忌縉才誣其狎侮胥隸

通篇只此狎侮胥隸四字與東里墓碣銘不相同也

上慮其中傷即拜江西道監察御史值都御史袁泰構害張昶怙勢恣橫諸道御史莫敢糾其非縉執筆起草力詆其奸狀又代虞部郎中王國用論救韓國公李善長冤疏上又慮其誣養未至召縉父諭曰才之生甚難而大器者晚成其以而子歸益進其學又諭縉曰朕于尔義則君臣恩同父子其歸益盡心于古人後十年來朕大用尔未晚也縉侍父歸感恩勵志所造益深矣高皇帝升遐縉趨赴臨權臣構害謂赴臨非詔旨遂謫河州未幾召還入為待詔一日於宮中披覽建文時群臣所上封事千餘通命縉編閱有闕政治者留覽餘悉焚之文皇靖難雅聞縉

名拜侍讀學士階奉訓大夫初開文淵閣簡用七人備顧問以縉為首諭之曰尔七人朝夕相與共事鮮離左右朕嘉尔等恭慎故在宮中亦屢言之然恒情保初易保終難朕常存于心尔等亦宜謹終如故庶幾君臣保全之美縉對曰陛下不以臣等淺陋俯垂信任敢不策勵圖報上喜各賜公服又曰 皇后欲召見尔七人命婦其即赴柔儀殿見之永樂元年十二月壬辰上御謹身殿閱 高祖御製文集諭縉曰 皇考文章天姿高邁然亦學問所至觀其所著皆天地之心帝王之度語簡理至諳然可見朕于宮中徧索宸翰不可得有言建文君自楚時併寶筆皆毀矣意者其有逸帙乎縉對曰國初佐命之臣理當有之於是遺書諸藩索之二年八月己丑縉呈大學正心章請

義 上覽之至再諭之曰人心誠不可有好樂一有好樂泥而不返則欲必勝理若心能虛靜事來則應事去如明鑑止水自然純是天理朕每朝退默坐未嘗不思管此心為切要十二月進文獻大成 賜宴禮部是歲文華寶鑑成 上賜皇太子諭縉曰朕 皇考訓戒太子常承經傳格言為 儲君昭鑑錄朕此書稍加克廣益以 皇考聖謨大訓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之法誠能守此足為賢君昔秦始皇教太子以法律元帝授太子以韓非書帝王之道廢而不講此所以亂亡朕此書皆大經大法卿等兼輔東宮從容閒暇亦當以此為說庶幾成其德業他日不失為守成令王嗣後纂脩高廟實錄及永樂大典命縉為總裁官先是上與淇國公丘福等二三大臣議建儲諸臣咸

謂高煦有扈從功 上不以為然召縉密議事遂定立
仁宗為皇太子高煦為漢王加縉為學士兼右春坊大學
士陞奉議大夫未幾初議泄于外高煦知之憾縉獨深遂
譖于上曰藩邸舊臣無泄者其縉泄之乃坐縉廷試讀卷
不公罪出為廣西叅議既而禮部尚書李至剛誣縉怨望
改交趾八年入京奏事時車駕北征 皇太子監國縉伏
謁徑歸高煦聞之又譖縉私覲 儲君無人臣禮復軍交
趾之化州檢討王侂在謫所邀與同趨廣東之化州縉復
上言請用數萬人鑿贛州 上大震怒徵逮詔獄拷掠備
楚詞連大理丞湯宗中允李貫贊善汝玉編脩朱紘檢討
蔣驥潘幾蕭引高經歷高得暘及李至剛相繼死獄中縉
子禎應禎亮舉家戍邊 仁宗登極特宥還官其子禎亮

為中書舍人縉襟宇曠畧絕無城府喜引拔士類如曾察
等二十八人俱所獎進 太宗常命縉評諸臣縉以實對
於憲義曰其資厚重中無定見於夏原吉曰有德有量不
遠小人於劉儵曰雖有才幹不知顧義於鄭賜曰可為君
子頗短于才於李至剛曰誕而附勢雖才不端於黃福曰
秉心易直確有定守於陳瑛曰刻于用法而能持廉於宋
禮曰顛直而苛人怨不恤於陳洽曰疏通警敏亦不失正
於方賓曰簿書之才徂僧之心既奏上以授 仁宗曰李
至剛朕洞屬之餘徐驗之 仁宗嘗問建文所用諸臣縉
曰皆洪武中人才徃事不足論問尹昌隆王汝玉曰昌隆
君子而量不洪汝玉文翰不易得所惜者市心耳縉卒十
餘年 仁宗出所評十人者示楊士奇曰人謂縉狂士今

知非強士也士奇銘其墓曰千里之足越國過都或一蹶
之不虞榭楠百尋其才之蝨寧見指千匹輸郁采紛紛五
采承日競瞻似忻快何泯滅之遄疾干將地下其神不
死尚有光華天漢之涖廖道南曰縉負奇氣抱儻才意興
所到肆筆成章水搏蛟蚪陸割犀象淵乎其不窮浩乎其
有餘其自視何如者而高皇網羅英俊智屈群策當時
翊運元臣雖親如善長貴如廣洋惟庸近侍如安如濂如
觀如素雷霆所擊罔不震懼縉以一少年上庖西萬言疏
批鱗逆心罔所諱忌而聖度優容令其進學才難之嘆
猶可想見規模真弘遠矣召旋河隴踐歷清華密替建儲
有故老舊臣所不及知獨幹運廟謨措神器于盤石視古
英哲何以加諸然沮交趾力抗權倖卒罹于說莫之敢自

悲夫贊曰董子三策賈生萬言誓日遭迴朔風孤騫縉也
奇才國士鮮儷遭際真龍逆鱗弗諱河朔既窳日南載
遷魂飛湯火殄瘁疇憐文貞銘辭勒于貞石潛光益彰煦
耀方策

